

文艺辣评

营造理性与善意的文艺评论氛围

黄启哲

假期刚过，到了验收“五一”档票房实绩之时。在一众国产新片中，《惊天救援》的投资成本最高——据称达3.5亿元，可目前其票房刚过3600万元。影片基于消防英雄于灾难中无畏生死挺身而出的真实事迹改编，加之王千源、杜江等演技派的加盟，又有震撼的特效场面加持，缘何市场遇冷？这之中，除了内容、渠道、营销等因素之外，公映前的路演事件也成为业界提及的焦点。路演事件经过其实很简单。《惊天救援》导演携主演在北京一所大学举办电影点映。在映后交流中，有化学专业的学生提出，片中事发地不太可能有高强度酸性物质，进而也就很难出现片中酸水将消防员的腿瞬间腐蚀的情节。面对疑问，主创回应或可以做出科学解释，或可以坦率承认盲区。然而导演先是强调情节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进而又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怼”：“虽然你学了很多，但是你要不要自己试一试把那个腿放到酸水里去？”这段问答视频一经曝光，引发了不少争议。相比于讨论情节合理性及真实性，大家不满的是导演面对提问的反应。

文艺创作允许适度的艺术加工与夸张处理，这是共识。而在新闻报道中，大众也能了解到消防员被事故现场酸液严重灼伤、甚至失去生命的痛心案例。从曝光视频来看，提问学生并非以“挑剔”心态恶意批评。基于事实支撑与提问者态度等前提，主创大可以诚恳致谢，而不是回怼。影视创作是集体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我们能够理解，参与其中的导演与演员均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是本着善意诚意与专业态度，以文艺创作记录这个时代默默守护人民的凡人英雄。可另一方面，作为大众文艺，影片一旦推向市场，必将接受大众的检验。不只是情节、人物、美术、摄影，所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关键细节甚至所用素材版权等等，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讨论。这位化学专业学生的提问，是不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甚至关注到的细节并不影响人物塑造和主线故事。可从一定程度上，这反映出当代青年观众的知识基础与专业素养，令他们对文艺创作、尤其是基于真实事件还原改编的作品提出更高的观赏需求。基于这样的受众变化，能否倒逼主创反思：真人真事改编作品在前期的剧本准备中，应该更深入地了解真实情况，学习专业知识；而在艺术加工的过程中，也应把握度。毕竟，影响大众对故事的信服程度，反而会折损真实事件里人性的光辉与伟大。

当然，主创回应观众的态度，不该成为判断整部影片品质的标尺。同样的，我们也不支持一味质疑、要求主创无底线迎合。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不管是非还是大众，都应有责任担当、营造理性与善意的文艺评论氛围，而不是纵容不良竞争与戾气宣泄下的恶意引导。经历起伏低迷的三年，中国电影正奋进在重现繁荣的征程上，一个健康高质量的舆论环境也是助推的关键引擎。毕竟，无脑吹捧捧不出震撼力作，谩骂互撕也撕不出传世精品。

《剧院魅影》中文版上海开启首轮40场连演

世界经典音乐剧本土化交出怎样的答卷

■本报记者 姜方

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上，音乐剧经典《剧院魅影》的“战歌”《夜之乐章》响起，点点烛光从湖中之雾里透出微光，魅影与克里斯汀划船登场，让在场观众屏息凝神。在经历了排练、合成、带妆彩排等一系列严谨的制作流程后，《剧院魅影》中文版于5月2日开启了首轮40场连演。其中，5月2日晚场至5月5日下午场进行四场预演。而后，剧组将基于预演现场观众的反馈，对作品进行微调和提升，于5月5日晚迎来正式演出。

“《剧院魅影》中文版的上演，对于整个中国音乐剧行业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世界经典音乐剧本土化的顺利落地，意味着中国的演员与团队已准备好接受来自世界目光的检阅，并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大的影响力。”音乐剧《剧院魅影》中文版总制作人马晨骋表示，随着上海站40场演出与全国巡演计划的推进，该制作将把活力与信心注入给更多城市和剧院，也让更多中国观众能在家门口看到工业化标杆水准的本土化音乐剧作品。

世界巡演版主创团队真正好集团、柯十路北美集团全程参与了《剧院魅影》中文版创作。英国真正好集团制作副总裁赛琳·卡弗透露，《剧院魅影》中文版超过200人的制作班底，包括来自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的技术人员。“几十位核心主创从世界各地集结上海，全程参与排练与技术指导，另有百余位中国本土幕后工作人员的支持，只为呈现原汁原味的经典。”

作为这部音乐剧巨作的第18个语言版本，《剧院魅影》中文版是如何还原经典的？“富丽堂皇，舞美和原版基本没有差别。”一位观看过《剧院魅影》原版的观众如是说。

作为音乐剧中最“昂贵”的剧目之一，此次《剧院魅影》中文版上海站演出花费一个月装台搭建，超过300公斤的大吊灯、230余套瑰



制图：冯晓瑜

《剧院魅影》中文版演出由40余名国内顶尖音乐剧、歌剧、舞蹈演员共同呈现。（均文广演艺供图）

璨夺目的戏服，甚至用真人发丝打造而成的数百顶假发，都是为了还原巴黎歌剧院的恢弘与细节。而令人畏惧的魅影面容则是电影特效级别的妆造，光是化妆就需要1个多小时。

在听觉效果方面，中文版也丝毫不输世界各个版本。16人组成的大型现场管弦及键盘乐队现场演奏，形成强大而丰富的声场。音响

设备覆盖剧院三层楼，甚至剧院天花板的桁架上都架设了音响，以确保观众无论坐在剧院哪个位置，都能获得同等的听觉体验。在剧中，时常能听到魅影的声音游荡在前、中、后区，仿佛真的有幽灵徘徊在剧院中央。

《剧院魅影》中文版演出由40余名国内顶尖音乐剧、歌剧、舞蹈演员共同呈现。仅在报名海选阶段，制作方就收到超过1000份报名

表，最终入选演员通过约7个月的重重选拔脱颖而出集结成队，在2个月的密集排练与舞台合成后登台献演。阿云嘎、潘杭苇、李宸希、刘令飞、何亮辰、杨陈秀一、林超凡、马添尧会相继带来属于他们的歌剧院故事。此外，由周孟涛、李忻润、王峙儒、吴勃臻、陈沁、樊苏颐等演员扮演的歌剧院明星、剧院经理、吉瑞母女等，也将带来各自的用心演绎。

到书店看戏，是什么体验

上海书业首度探索原创剧目孵化平台，为新型文化空间注入活力

■本报记者 许畅

在书店看戏是什么体验？昨天，世纪朵云联合笑懿共同推出演艺厂牌“创意共生场”，沪上书业迈出具有突破性的新步伐。双方联合出品的原创戏剧《惊鸿变》，今年3月在朵云书院·戏剧店首演后收获观众好评，迅速迭代后的2.0版《惊鸿变》将于11日起迎来二轮公演。

为什么演出方没有选择传统舞台，而是将首演地选在书店空间？“在书店这样非标准的演艺新空间内进行戏剧创作，意味着有大量创新成分。灯光、音响、控台、副台、后台、隔音、观演关系，都并非为演出定制——对戏剧人来说，就如同一道开放的考题，来探索触碰更多可能性的边界。”笑懿迎主理人、《惊鸿变》导演张笑懿告诉记者，比起作品，“创意共生场”更要开发一种新的戏剧创作模式，文本的诞生不再“闭门造车”，而是在初始状态就直面受众，通过世纪朵云旗下书店工作坊、剧本朗读、戏剧快闪等线下活动，一次次与潜在观众见面，聆听反馈并迭代，从开场形式到角色张力，从节奏调整到光影处理，甚至在观演关系上，都有全新变化，最终“共创”出一个兼具欣赏性又具商业性的作品。

以原创戏剧《惊鸿变》为例，首演后，在观众的强烈建议下，剧中反派“雷笙”被导演妙手



在书店进行戏剧创作，意味着有大量创新成分。图为《惊鸿变》剧照。（书店方供图）

“复活”了。这样的直接反馈也搬到“云端”——通过打通线上平台，配合直播与视频，《惊鸿变》每一场演后谈能让观众近距离观看作品成长的点点滴滴，并迅速吸收来自市场的声音。

而从观演体验的角度来说，演员与观众的

关系在书店空间变得更加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来自近距离贴脸表演带来的深度现场感，也源于演员在戏中和戏外自如切换的独特形式感，更来自观众和演员身份在某些时刻互换的情境一体化。坐在不同位置，甚至可以得到与角色之间窃窃私语的独有体验，这些都让观

众成为演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上海的观众是我心目中最好的观众，这片土壤一直在新陈代谢，好的内容才能存活，滥竽充数根本活不下来。一批有黏性的忠实观众，审美在线，随着观众、剧作人的素养提升，良性的观剧氛围和文化土壤令人信心满满。”在张笑懿看来，上海的城市文化培养出了日益壮大的文化消费人群，平台将来可以孵化更多原创作品，培养演艺人才，并以高度创意及灵活迭代谋求和空间、演员、观众共同成长。

朵云书院·戏剧店除了选书、文创与戏剧深度相关，还策划了戏剧品牌系列活动，包括“戏剧人书单讲座”“戏中有戏分享会”“朵云小剧场”等。“创意共生场”戏剧厂牌，有望为沪上新型文化空间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随着上海演艺市场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周末看一场剧、喝一杯下午茶、来一顿聚餐，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消费体系。”世纪朵云总经理凌云认为，多元化演出方式与娱乐、消费结合，多维度的演艺新空间已经成为“都市商业流量高地”。“创意共生场”所开发的演出内容，可根据场地条件、场地调性及受众人群，对演出内容进行灵活调整，完成驻场或场次演出，不仅可辐射市内演艺新空间或商业综合体，更可走出上海，为二三线城市“新空间”提供新型文化内容，将演艺与商业综合体餐饮、品牌相结合，深度激活商业活力。

《漫长的季节》：当共鸣结成了琥珀

于是，故事中人，1997年的沈墨、王阳、傅卫军，1998年的王阳、龚彪、马德胜，谁都没有全知视角。他们为爱情、欲望、家庭、信念感驱使着奔忙着，像是小凉河的水，只有当下，没有过去或者未来。而对看故事的人，“所有事同时发生，观众在一旁仿佛全知洞察一切”。当所有的时间线收束，1997年、1998年、2016年的人物融为一体，时间的威力会清晰降临。王响带走中年沈墨，18年执念，所求不过两个真相：王阳有没有杀人？他到底怎么死的？得到答案，他会释然，虽然其间那么多不堪回首，虽然漫长的季节结束时让人猝不及防。

东北

有意无意，东北是这几年虚构作品的故事多发地。但拍来写去，似乎都脱不掉冷冽肃杀的氛围。

辛爽是吉林四平人，他不想重复在影像表达上已有固化的“那个东北”。他的真实记忆里，东北并不总是寒冷的。也并不必然地与凋敝或者雪地里谋杀案关联。想到东北，他首先会想起秋天阳光下金色的树，天格外高和蓝，天气不算冷，人可以穿着夹克衫在户外散步。

“是我印象中特别明媚的一个东北，人们都非常积极地生活着。”辛爽把感受描述给辽宁沈阳人班宇，得到赞同。他们

知道，东北不为人注意的短暂秋天，就是这次要创造的“漫长的季节”。主演范伟和秦昊也都是东北人，陈明昊则是辛爽从话剧舞台上看到的“高度适配”的马德胜扮演者。优秀的演员碰撞出火花，纯熟自然的东北方言自带幽默达观的性格底色。他们住放在一块的“化学反应”，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非常有魅力的样子。”辛爽说，他从没把故事当成喜剧来拍，但方言是生活的一部分，黑土地上，就是有一群虽然辛苦却也活得生机勃勃的人。为了这群一辈子就想好好活、活尽兴的人，辛爽和团队在视觉、听觉、美学层面都遵循四个字“离地半米”，“你们想在绝对的写实主义中做些调整，让它更浪漫化、更饱满些”。

精致

如今，“很辛爽”俨然是种修辞。网友们直接用导演姓名来描述剧的质地，包括海报、片头、序幕、章节、音乐、片尾、运镜、构图、光影……总之，“精致感”能辨别他的作品。

事情到了辛爽这里，被高度浓缩成一件事——“形式就是内容本身，给观众提供完整的感受”。

复盘创作轨迹，“精致感”的养成有迹可循。辛爽接到的剧本已是第四稿，他和编剧团队又花了近一年时间做加减

法，强化富有生活质感的部分，减掉些偏犯罪的内容，再放大他们觉得出彩的人物。开机前，剧组在昆明种下苞米地。12集短剧，实拍107天，杀青时苞米已长到一人多高。2022年上半年，辛爽剪辑精修，做出五个版本。定剪后，故事被不均地切成四章，第一集两章《姐夫个人回来看了》拍了近11集，第四章《往前看，别回头》只尾声10分钟。而后，斜杠青年、摇滚乐队Joyside的吉他手辛爽，找来拍《隐秘的角落》时合作过的作曲家丁可，他们给12个单集配上12首截然不同的片头音乐，又在古典、后摇、流行的范围里配置背景音乐，“片头曲引出故事，灵感来自话剧舞台的开场，让情绪和氛围先行；多类型的音乐则是为匹配多层次叙事”。

辛爽很清楚，现在的观众阅片量丰富，对节奏、审美都很挑剔。“我们要讲的是一代人的命运。这样严肃的主题下，无论视听还是表演，我们希望时时刻刻给观众带来饱满的信息量。”事实证明，所谓节奏快慢并不以几分钟一次强情节为计，主创提供了丰富的视听信息，观众随剧的呼吸浸入那个与现实若即若离、似真又似梦的世界。

记忆

第一次给秦昊讲剧本时，辛爽很投入。秦昊四十来岁，和辛爽年龄相仿，许多“中年的、家庭的、欲望的”东西，很容易代入。讲着讲着，发现讲述的好像是

自己“如果设身处地，我会做什么，会说什么，想表达什么”。

创作者“自己的生命经验”被磨蚀、重塑、输出，《漫长的季节》情节是虚构的，但在情感层面，三个老伙计再回首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它和太多人的集体记忆悄然重合。这就难怪，网友评价观剧情绪的变迁：初看以为是悬疑，然后从小老头的唠嗑里收获了喜悦，没想到最后三集剧情见血，命案的真相在命运的真相面前无足轻重。

作家班宇曾说，他渴望书写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想把人的行为的复杂度以及背后涉及的当时社会环境、精神状态背景结合。我们的记忆就是被一代代小人物的命运串联起来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漫长的季节》。

王响、火车、苞米地，在开篇第一个镜头和剧终最后一幕呼应。第一集，火车汽笛鸣响，镜头摇向天空，再缓缓下移——火车和铁轨不复存在，老年王响开着出租车晃悠悠地承接视线。一个时代远行，一代人老去。全剧最后，得到了答案的老年王响穿行苞米地。网友解读，那里是现实与梦境的楚河汉界，真相是雪洗掉了血的痕迹，连同秋的凋零。让王响抵达命定的铁轨，与意气风发的自己对望，是创作者的阳光，给无可慰藉者以慰藉。

而辛爽说：“生活、记忆只是处理悬疑材料的一种方式。我希望它不要变成趋势，因为观众希望看到的是更新的东西、新的类型、新的风格。”

（上接第一版）

人

片子里，有熟人。辛爽，因《隐秘的角落》一剧成名。2020年夏天，三个孩子眼中的故事技惊四座。“爆款”让声名、流量都变得水到渠成。“选择权”也是。有段时间，递到他面前的剧本多少有“隐秘”的感觉，可辛爽不想重复。要有属于创作者本体能与观众形成沟通的内容，具备能让观众耳目一新的东西——两条准则筛出《漫长的季节》。

“故事基底就是一名老年出租车司机想要解决他人生里特别遗憾的一个问题。”市场上以老年视角讲故事的稀缺性让创作者动了心。就像故事里的三个东北小老头，很少被聚焦，但其实就在身边；他们在生活里被慢慢消耗，却又不乏一些“飞升时刻”。他们对生活和爱人的渴望一直在，生命经验造就的自尊和窘迫并存，有时候，欲望、笨拙、油腻会膨胀开，可终究是对这世界的深情占了上风。

辛爽觉得，丰沛而含混的人及其情感，是他关心的故事本质，不会因悬疑或是其他类型而转移，“真正打动人的，总是‘人’的故事，‘人’的情感”。

班宇的加盟也与“人”有关。刚接触剧本那阵子，辛爽正在班宇的小说集《冬泳》着迷，他喜欢书里“只能发生在东北”的对话，还有那些像是“真实活过的人”。契合的是，一开始吸引作家的也不

完全是故事或者案件，而是他从辛爽的表达里感受到的“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时间如何从他们身上驶过，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时间

班宇进组时不会想到，自己不仅参与剧本打磨，还顺便贡献了剧名和一首诗。原剧本取名《凛冬之刃》，辛爽一直不怎么满意。某次剧本讨论后，班宇讲起他刚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漫长的季节》，对班宇说：“这名字挺好的，能借我用吗？”辛爽觉得，狭义地看，王响被困在了儿子王阳走后的那年秋天；广义地理解，季节代表四季轮回，特别像人生。他希望透过时间流逝的感觉、透过王响，让人看到芸芸众生。

一并借来的，还有班宇的诗《漫长的》：“打个响指吧，他们说/我们打个共有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诗的前四句早早出现在第二集，成了人物命运的判词。辛爽将三条时间线穿插着讲，他想营造一种各成章节的感受：“每个时间线发生的事，都是那里的此时此刻，不依附于另一条线存在。但每条时间线又是互为谜底谜面、互为‘响指’的，只有当几个‘响指’发生共鸣，故事才真正开始”。辛爽坦言，自己对“时间”感兴趣，“是让时间服务叙事，而不是为了看起来酷炫”。他也相信观众不会被多线程困扰，“如果预设观众不如我们聪明，这件事情是很慢的”。